

心灵驿站

怀念奶奶

韩红霞

奶奶病倒了,看来这次真有点和往常不一样了。家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奶奶想你了,回来看看吧。赶到家,看到奶奶躺在西屋的床上,她是那么地憔悴,三叔说,奶奶已经两天滴水未进了。奶奶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我的眼泪落在她的手上,她看着我无力的摇了摇头。

我们都在祈祷,奶奶能奇迹般地好起来。帮她翻身的时候,我们抱着她挪动身体,她的身体那么瘦弱与轻盈,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她看着我,用手使劲抓着我的衣角,眼睛依旧闪烁着不舍和怜爱。

奶奶只是静静地躺着,偶尔说点胡话,我每隔半个小时,拼命地往她嘴里灌葡萄糖水,虽然水还是原封不动地全部从嘴角流了出来,我仍盼望着奇迹。每次回郑州的时候,姑姑和三叔都说:“你放心吧!家里有我们哪。”初六下午噩耗还是来了。96岁的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赶到的时候,奶奶静静地躺在那儿,像落叶那么安详。我不禁号啕大哭。

奶奶,我忘不了,您把我从几个月拉扯到五岁,熬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

奶奶,我忘不了,你忙了一天地里的活,晚上在油灯下为我们做衣服和鞋子的身影。

你教我如何拾麦穗、如何遛红薯,您不是在乎我捡了多少麦穗和红薯,你是在培养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你都会给我做闲食,您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吃,反正只要我喜欢吃的东西您就做。每次回郑州上学的时候,你都会偷偷把我拉到一边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票塞到我的兜里,然后,扭着小脚一直送我,直到看不见我的身影您才回去。

我结婚那年你给我套的那两个六斤重的大被子和我生孩子时您给孩子做的那一大包袱小衣服和小被子我现在还像珍宝一样珍藏着。

奶奶,您会知道现在您的霞一边这样怀念你,一边流泪吗?

万家灯火



心宽家就大

钱永广

早就听说,在城市的护城河畔,住着一位很有钱的人家。那天,我和朋友在河边散步,走到这户人家门前时,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主动邀我俩到他家小坐片刻。

老人家的房子不大,甚至有点狭小,虽然厨房、卫生间、餐桌和沙发的档次很高,但从这所只有80平方米的房子来看,显得有点拥挤,并不像是有钱人家的居所。

当我认真打量房子,并流露出匪夷所思的眼光时,老人会心地笑了笑,说:“也许,你认为我这所房子太小了吧?你或许还会问我,窝在这里,不是活受罪吗?说实话,按照我的资

产,我应该住更大的别墅,但我住在这里,感觉真是比住在300平方米的别墅还要好。”

“为什么?难道你真的认为你住在这里很惬意?”我感到诧异。

“是的,真的很惬意!”老人重复道:“你看看,我家前面的护城河,像一根银绸子,辉映着碧水蓝天,还有我家的背后,这座刚修建的公园,有花有草,开得煞是好看,这些风景,不正像是我家这所房子的附属设施吗?”

说到这里,老人顿了顿,呷了一口茶又接着说:“我每天早上,都要到公园里散散步,打打太极,呼吸呼吸新鲜

空气,傍晚呢,我和老伴一起,沿着护城河徒步行走,看看映在河里的流光晚霞,这座公园,和这条河,我享受着它们给我带来的惬意和幸福,我感觉它们就像是我家的一样,如果你有了这种心情,你就不会感到房子的狭小,因为心宽家就大!”

老人的话,突然让我心生感触。是啊,“心宽家就大”,这多么富有哲理,再看看身边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房子越换越大,虽然他们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可心呢,空间却越来越小,越来越挤。

再看看身边许多抱怨房价太高、诅咒世道不公的人,何曾流离失所呢?房价高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根本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甚至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基本的生活质量,很多时候只是个面子问题。他们的住房的确不够宽敞,但跟那些连生存质量有问题

的广大落后农村的农民,跟那些有病没钱看的城市特困居民,跟那些没钱读书的外来工子女相比,这算是个什么问题呢?“心宽家就大”,这是一种辩证、和谐生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生活态度,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要自菲薄,以理性乐观的态度,干好自己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用自己辛勤的努力,抵御现实的风浪,开拓幸福的航程,即便是住房拥挤,甚至“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穷”的平常日子,也会过得有滋有味,心情舒畅。

本版插图 涛 涛

人在途中

买柿子

彭天增

进入农历八月后,天气不是那么燥热了,我约上我的几个老同学,前往郑州西南方向约50公里的凤凰山,准备在那住上一个星期,凤凰山地处新密市尖山乡境内,由于知名度还不是太高,所以一进景区明显感觉到原始、幽静。

车子在山道上行进,忽然看到前方一拎着篮子的老太太,她步履蹒跚,背驼的厉害,几乎快弯成了90度,至少有80岁以上的年龄。听到汽车声,老太太本能地贴着山壁走,并不时艰难地回头看着。当与老太太平行时,司机突然停了车,司机也是我的老同学,姓李,外号“大头”,很活泼一个人。“你咋不走呢,干啥呢。”当我问话当儿只见大头已打开车门下了车,原来他看见老太太篮子里的柿子了,“咋卖的姑娘”,大头拉着长腔显得很家常亲切,隔着车窗我看到老太太篮子里那几乎是玫瑰红色的软柿子,让人垂涎欲滴。“5毛一个,你要多了再便宜点。”老太太生怕错过这份生意,车内的同学

纷纷说:“走吧大头,刚进景区,说不定前面多着呢。”“先尝尝鲜吗,一人一个又不多买。”大头边说边下手捡了起来,“一块钱三个中不中?”老太太篮子里一共就十几个柿子,大头一边拣着,一边还着价。这种还价似乎是一种习惯,可能刚到一处新地方,生怕被当地人捉了“大头”。老太太听后笑着说:“咱自己柿子树上的,不给钱也叫吃。”大头接过去说:“不,不,大娘,你说个价。”大娘接着问道:“你们到底要几个。”大头回身对着车内点着人,“1个,2个,3个…带我7个。”大娘显然听到了人数接着说:“7个你给两块五毛钱中不中。”大头稍一停顿便说:“可以,可以。”说完就掏出三张一块的钞票递给大娘手里,大娘接过钱慢腾腾地从左手一张一张传到右手,然后对着大头说:“你再拿俩柿子吧,不用找了。”大头笑着说:“多拿俩俺的人分不过来该打架了,就要7个吧。”大娘知道还得找5毛钱,但很想让再拿俩柿子,我在车内看得清楚,拉开车门

城市空间



彩票与爱情

范俊强

馒头的话都能够吃一年的了,但是连个末等奖也没中。让我极度郁闷的是,小区的李奶奶我一见到她,就一脸崇拜地向我讨教中奖心得。花花不忍心看我难过,对我先是感情安慰后是行情分析:“你心太浮躁,再说买号不能来回地挑,彩球号码那么多,选中的几率非常小,买一两号不变,一期一期地死守,我都不信瞎猫撞不上个死耗子!”

我一听,摁灭烟头,来了精神:“有道理,以不变应万变,这叫什么无招胜有招!高,创意总监就是不一般!”在花花的建议下,我用自己的生日和她的生日结合设计了一天,同时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就买了一个号,开始了“死守”生涯。让人费解的是,还是“屡试屡爽”,而且伴随着这样持之以恒的打击,我从彩民成功过渡到“灾民”。

就在我山穷水尽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花花对我这个“容易受伤的彩民”得出一个一针见血的结论:“你五行缺金,此乃命中注定穷鬼一个!不过,逆向思维一下,这至少说明一点:咱们的爱情是纯洁的,跟金钱无关!”

我。可我除了加班加点地工作,没别的外快可挣。最后,花花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看你笨得都成猪八戒了,没一点创新意识,俗话说得好:‘想钞票,买彩票’,你买彩票啊!”于是,在老婆的英明指导下,我先理论学习后网上模拟,很快就付诸行动了。还别说,第一次买了两注双色球,其中一中注了一个末等奖,算起来还赚了一块。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开门红,但我还是高兴得花10块钱买两个小菜庆祝了一下。

之后的小半年里,我把蹲厕所的时间都投入研究彩票中,而且买彩票的钱,要是买

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新泽西麦圭尔空军基地迎接我的到来。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州长自从周二上午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 调配纽约州的资源, 指挥军队进行救援。在9月11日, 恐怕没有人比鲁道夫·朱利安尼更真切地看到那历史性的一刻了。他在正确的时间进行了反抗, 表达了悲伤, 并且始终在前线指挥救援。

我和乔治与鲁迪共同登上了直升机。在飞往目的地的过程中, 飞行员飞过了世贸遗址。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9月11日晚上乘坐直升机时的情景。五角大楼受到了损伤, 但并没有被摧毁。可双子塔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消失了, 那里除了一片废墟外已经别无他物, 场面相当令人震惊。

但与在地面上看到的景象相比, 在空中看到的景象简直不值一提。乔治、鲁迪和我前往拥挤的市郊。在我们刚开始驱车前往受袭击地点时, 路边的一些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看起来像是一团大而无用的灰色物质, 当我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群救援人员, 从头到脚全都是灰。

我让司机停下了车。我走过去, 和他们握手, 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在我们逐渐接近废墟地时, 我感觉就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噩梦。那里暗无天日, 烟雾缭绕在天空中, 掺杂着悬浮的残渣, 仿佛搭建起了一座恐怖的灰色大幕。早晨下过雨之后, 地上出现了一些水坑, 还有一些飞机时留下的水迹。我们穿过了这些水坑, 听到一些当地官员的聊天内容:“这里就是原来大楼矗立的地方……那里是单位重新编组的地方。”我试图去听, 但头脑中不断地闪现袭击的场景, 以及组织袭击的人。他们造成的损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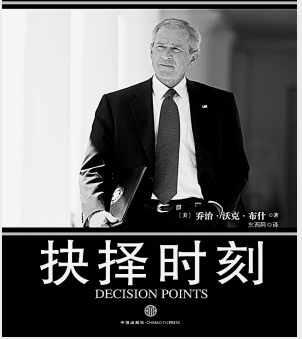
几分钟后, 人们的情绪开始转变了。一名灰头土脸的消防队员告诉我, 他们消防站牺牲了很多。我试图安慰他, 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盯着我的眼睛, 说道:“乔治, 找到那些浑蛋, 干掉他们。”直接称呼总统的名字并不常见, 但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这种对话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流。

一个人喊道:“不要让我失望!”另外一个人直接冲着我喊道:“不惜一切代价!”人们的复仇欲望显而易见, 我完全可以理解。正当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阿琳从她的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她伸出手, 里面是一个金属物体。“这是我儿子的徽章, 他的名字叫乔治·霍华德, 请您记住他。”我还能听到人们寻找幸存者时发出的呼喊, 还有救援人员说的“不要让我失望!”和“要尽一切努力!”我还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悲伤, 被烧伤者的痛苦以及家人死亡给人们带来的折磨;我也仍然对消防员的勇敢、陌生人的热情和飞机上反抗乘客无比的勇气感到震撼。

对我来说,“9·11”那一周将永远意味着更多。我还记得五角大楼冒烟、双子塔着火的场景以及那一片破烂的铁板;我的耳中还隐约听到人们寻找幸存者时发出的呼喊, 还有救援人员说的“不要让我失望!”和“要尽一切努力!”我还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悲伤, 被烧伤者的痛苦以及家人死亡给人们带来的折磨;我也仍然对消防员的勇敢、陌生人的热情和飞机上反抗乘客无比的勇气感到震撼。

“9·11”重新定义了牺牲和责任这两个词, 它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意义。只要我在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会倾尽全力去保卫国家, 不惜一切代价。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

阿富汗

2001年10月7日周日,那天下午,我走进条约厅对全国发表演说。就在几小时前,远程轰炸机刚刚离开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部署在海湾地区的美国和英国潜水艇已经发射了“战斧”导弹,海军战

斗机已从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和“企业”号的甲板上起飞。

“按照我的命令,”我说,“美军部队已开始向位于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训练营以及塔利班政权的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我能感到做出决策带来的压力。我知道这场战争将带来死亡和伤痛。每一个生命的消逝都会永远摧毁他们的家庭。在我演讲的最后,我引用了一位四年级女孩的来信,她的父亲在军中服役。“虽然我是那么不想让我的爸爸参战,”她说,“我还是乐意把他交给你。”

我对于巨大牺牲的焦虑被紧急的事态转移了。为了保护美国民众的安全,根除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避风港是必不可少的措施。进军阿富汗的行动开始了。

将美国拖入战争,可能是一名总统所能做出的最大决定。1989年,当我、劳拉和女儿们在戴维营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有所见识。12月20日,父亲在巴拿马部署了2.7万名美军士兵,推翻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重建民主。

连 载

跋陀望见了一幅奇特的风景:襴把双脚倒勾于铁索上,抓住了一块摇摇欲坠的桥板,把它抱上来,搭在师父脚下的铁索上,说:“请师父抱紧禅杖,在这里打坐,待我过桥拾取舍利!”说着,便抓住铁索,踏着残存的桥板,向桥头攀缘而去。道房却还抓着铁索悬在空中,两条腿瞎扒拉、乱踢腾,犹在喊:“如來我佛,快來救我师父!”跋陀急急地跟着大叫:“如來我佛,快快不要救我,快救道房要緊!”又对道房说:“你不要怕,我这块桥板上还可以再放下一个屁股。”道房打了个滴溜,奋力爬上铁索,攀缘到跋陀身边坐下。

铁索桥上刚刚发生的情景,使翟昌和葛禄骇然心惊。他们不知道跋陀的禅杖是一根特别的磁铁禅杖,禅杖的上半截和月牙铲都是磁铁制成,可吸引突然袭来的铁制兵器,保护自己的主人。平城的一位老铁匠打造了这根禅杖送给跋陀时,跋陀曾皱着眉头说:“这生铁禅杖岂不是把佛器变成与兵器打斗的凶器了么?”老铁匠说:“我用的是‘慈母铁’,它不是伤人的凶器,却有着慈母的心肠,是为大禅师护法的护具。”道房也用师父所惯用的“咬文嚼字”法说服师父:“我问过太学里的汉人博士,博士说,在汉代以前的古籍上,这‘磁铁’就书写为‘慈铁’或‘慈母铁’,意思是铁的慈母,她吸引铁制的东西,就像慈母吸引自己的孩子一样。古籍《山海经》和《吕氏春秋》上都有记载。秦始皇还在阿房宫中修了一道‘慈母门’,有暗藏兵器入官行刺,就会被这个‘慈母门’紧紧地吸住不放。”跋陀听了,才将信将疑地收下了老铁匠的布施。今天在铁索桥上,当飞鏢铿锵作响地被吸到禅杖的月牙铲上时,他惊叹道:“啊呀,世上竟有如此罕见的慈母!”

翟昌和葛禄眼看着跋陀抱着禅杖,与道房稳稳地坐在桥板上;另一个少年勇士却攀缘着铁索跨过桥来,把跛腿僧人惊惶叫说:“糟了,把‘瘸老黑’摔得连骨碌带爬的就是他!”葛禄大惊说:“快去砍断铁索!”数名打坡僧应声而去。

这时候,天空中飘然出现了那个翎毛艳丽的毬子。

红娃儿本来要往青竹寺去的,但他踢起毬子时,毬子却逆向飞去。红娃儿生疑,随毬子飞奔而去,落脚山顶,隐身树后观望,只见两个彪形大汉各执巨斧,飞奔桥头欲砍铁索。翻连续掷出刚从月牙铲上取下的两枚飞鏢,一前一后,疾

飞而去,接连击中两个恶僧举拳的手腕,且都是右手腕,同样的骨折、斧落。又有一个赤膊僧举巨斧随后赶到。红娃儿已捡起一颗卵石,轻抛于掌上,大喊:“瘸哥,瞧我学你的好招头!”就在赤膊僧奋力举拳的节骨眼儿上,红娃儿踢起的卵石呼啸而至,不偏不倚地命中赤膊僧手腕,也是右手,巨斧落入山沟。

稠攀缘、跳跃上桥头。翟昌与葛禄不敢怠慢,弃桥而逃。稠奔小庙内,喝令来不及逃跑的护桥僧,合力摇撼轳拉直铁索,铁索桥为之平直。

跋陀悬空坐在桥板上,犹自抱着禅杖发呆。

道房急急喊叫:“师父,还不快走,看风景还没看够呀?”跋陀说:“我在犯疑惑呢!”道房问:“师父疑惑什么?”跋陀说:“稠跟红娃儿怎的商量好了,只伤及强人右手腕,不伤其他要害?”

稠说:“师父,金刚佛嘱我,即使面对强敌,也只能罚其所当罚,伤其所应伤,适可而止。”跋陀的眼睛霍然一亮:“啊,我懂了,这也是老铁匠赠我‘慈母铁’的用心!”山上,红娃儿踢毬去,笑声响彻长空。

青竹寺
由彩翎毬子引领着,红娃儿向嵩山山谷中跳跃而来,在悬挂着“青竹寺”匾额的山门外飘然坠落,又轻踢毬子入山门。

在前殿,有七八个和尚正敲着木鱼念经,毬子穿过雕花窗棂飞进来,落在窗下一个大石锁上。红娃儿跳跃入。管理经堂的堂头僧迎上前来问道:“施主,来此何事?”

红娃儿说:“我来经堂,当然是为了念经。”

堂头僧拦住说:“这里没有你的座席。”

红娃儿拿起石锁上的毬子,一屁股坐到石锁上说:“这就是我的座席。”堂头僧看红娃儿天真可爱,故意刁难说:“这里没有你的木鱼!”

红娃儿顺手抄起窗台上的钵盂和筷子,用筷子轻敲钵盂如木鱼,有模有样地念起经来。

堂头僧夺了他手中的钵盂,说:“不可乱敲钵盂!”

红娃儿又用筷子轻敲额头,又如轻敲木鱼般的声声轻脆。众僧人惊诧不已。

红娃儿一边敲着额头,一边噉动口唇,作念经状,口中却空洞无声。

堂头僧问:“童子,你念的什么经?”红娃儿听而不闻,头也不抬、眼也不开,口唇噉动不止。